



# 解剖室慘案

彼得

秋已深，轉瞬間，冬天又要來臨了。但是在這地處亞熱帶的台灣，却不能使人明顯地感到季節的轉換。從開學到現在，已經過了兩個多月，期中考也告一段落，同學們總算鬆了一口氣。就在一個禮拜六的下午，我離開台北，準備回家一趟。

南下的快車，飛也似地跑着。車廂內的我，舒適地坐着，愉快地欣賞窗外的景色。一陣濃厚的雪茄煙味轉移了我的注意，轉過頭來，方知是坐在我對面的一位中年紳士正在抽雪茄。也許他是看我那一副傻相，竟然對我點頭笑了一下。就在我向他回禮時，他開口了：「你到什麼地方？」「苗栗」。我略為羞怯地回答。「在台北唸書嗎？」「是的，我在台北醫學院，藥四」。「哦，我曾到貴校參觀，能够在那裡唸書，實在不錯。」他臉上一直掛着親切的微笑。「先生過獎。」「你抽煙嗎？」他似乎突然想起這個問題。「我抽紙煙，不抽雪茄，太濃了。」

於是，他熱心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包駱駝牌的美製煙，遞給我；名煙當前，我毫不客氣地拿了一枝，點燃抽了起來。

「我是一位醫師，在北市××醫院外科服務……」

他似乎很喜歡聊天，於是我便跟他談了起來，最後他向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：

「……抗戰期間，我在國內××醫學院醫科唸書。就像現在的你們，我們也是非常活躍的大學生，同學們都住在校內宿舍，彼此之間，常常開玩笑，嘻嘻哈哈地過着快樂的大學生活。

我們班上同學，總共不過二十來個，大家都相處得很融洽。上課與實驗，繁重得使我們透不過氣，也許這就是我們特別珍視課餘之暇的緣故。班上有一位名叫黎揚的同學，却是出奇的用功。大家休息的時候，他仍然抱着厚厚的書，專心地看。黎揚的好學與優異的成績，引起了教授們的注意。那時，我們正在上解剖學，天天都在解剖屍體。他曾屢次向教授要求，期望能單獨獲得一具屍體，以作更進一步的精密研究。某日，學校來了一批屍體，他的請求終於被接受。他的喜悅與興奮當然是不用提了。

黎揚準備利用晚間，在解剖室工作。雖然我們天天與屍體為伍，但是要我們晚上進入解剖室，尤其是單獨一個人，在並不明亮的燈光下，面對着那成列的屍體，無論如何我們也會感到毛髮聳立，渾身發抖的。所以我們對黎揚的勇氣感到很驚奇。大家都以他作為談論的話題。

此時，班上一位最調皮的同學——老李，却正在動歪腦筋，想利用這機會，開黎揚一個大玩笑。他秘密召集三位經常在一堆的同學，商量如何進行這個「玩笑」工作。就在屍體到來的前第二天晚上，黎揚便開始他的解剖工作。老李一夥四人，就趁大家離開解剖室時，把黎揚「私人」的屍體搬到別處，而老李就代替了那具屍體，躺在解剖台上，把自己用同樣的蓋屍白布蓋住；原來他打算一俟黎揚走近解剖台要開始動刀時，突然坐起來，把黎揚嚇個半死，哈！死屍復活，十全十美的大玩笑！

黎揚在晚餐後，匆匆洗了澡，就趕往解剖室。室內，靜悄悄的，數十具屍體或排或躺在解剖台上，蒙着白布，在暗淡的燈光下，益增其陰森恐怖的氣氛。但是黎揚對這些毫不注意，他安然走到自己的解剖台，右手熟練地拿起解剖刀，同時用左手把蓋屍布掀開。就在他掀開白布的一霎那，那作死人替身的老李霍地坐了起來；在極大的驚愕下，黎揚保存了一絲本能的應變，毫不考慮地舉刀刺向那坐起來的死屍——活生生的老李。老李急叫一聲：「是我……」，但是太遲了，一切都太遲了；黎揚手中那把鋒利的解剖刀已經閃電般刺入他的心窩裡——是那麼可怕而又準確的一刺……」

就在這位先生說到這裡時，火車過橋的聲音把我從凝神諦聽中驚醒。火車已經駛過苗栗很近的北勢大橋，苗栗站馬上就要到了，我得準備下車。我非常禮貌地向他道別，並對他的親切與熱誠表示感謝。我剛下車，火車又開始向前移動了，我站在月台上，揮手送別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。

雖然我可以在回到台北去找他時，獲得故事的結尾，但是我認為其後的事情並不怎麼重要，它顯然是個不幸的悲劇。同時，我也從這故事之中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，那就是：

愚蠢的玩笑經常招致毫無意義的損失